

韓詩外傳

自三至四

□ 12
2991
2





既五 居盤獸似狸毛赤
廣韻曰似狸而赤尾者
名盤居

政詩作岐註曰謂岐
山也

韓詩外傳卷之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
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盤領而女
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
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
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政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
巧易爲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

周頌天作章

言夕作
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齊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而國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

將我

秩積也
籒也官也

秩一作秩

言說文耕治之田也

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

亦所當得而得予不可
更而免以自白

詩外傳

二

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章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

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

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

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

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周頌：時萬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

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

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

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

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

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

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

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

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

詩外傳

卷之三

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旣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

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

醉旣飽。福祿來反。

周頌執競章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周頌臣工章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

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
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
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
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隔不作
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
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
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
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
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

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
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大雅板章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癰跛眇眚蹇侏儒折短父不
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
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
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
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

楚茨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北山文什大田章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身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寧。

佃治田也古者一夫一婦
佃田百畝

更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

大雅
大明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

衅與興音同音欣
牲血塗其器曰衅
樂記曰車甲衅而
藏之府庫而弗
復用

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周頌武章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

敬之

祛字誤平祛好衣盛服

祛者玄也

月將。○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敬之章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衆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

按史律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管子曰：慮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黃鍾九九亦天地自然之數也。蓋黃鍾之管九寸，每寸九分，故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穀耕錄五卷：授時曆法云：古有九九之詔。

詩注曰：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同前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

易下繫辭

磻石地也。又磻，
瘠土也。瘠，
音敲。土不平。

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磻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周頌酌章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

言外傳 十
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

無滅

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魯公儀休章

見家語始誅

言康子者非也李孫

獄也
謝議獄也家語
始誅作獄行亦

家語註陵遲猶波陀也
字彙波陀不平自
家語作今世俗之陵
遲久矣

詩外傳

十一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

山南節

迷管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也瞻焉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管者先王使民以

小文之
什大東

詩外傳

卷之三

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

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曹頌泮水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

乎爲人臣之大體也。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

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

障防一
作漳汭

詩外傳

十四

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
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
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
謂也。
魯頌泮水章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
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
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
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

山從山字手頁

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魯頌閟宮章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
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
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不與焉。君其忘我
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
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
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
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
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

詩外傳

卷之三

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商頌長發章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精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

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同前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

家語作魯桓公之廟
亦曰
敬器傾器易覆
之器也

敬器宗廟有坐之器
虛則敬中則正滿則
覆宥有年作同敬器
勸戒之器
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
戒之器名侑卮
說苑作壁右言人居
可置於坐右以為戒
也

益作抑

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

同前

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
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
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
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
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益而損之。子路曰：損
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

莊公廿四年
左傳：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女執不
過榛栗棗栗。

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
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
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

同前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
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
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
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

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拙不巧也。新名拙。屈也。使物不屈。不爲用也。疏。家語三恕作倨。倨。氣傲也。謂服盛顏。色充盈也。

語衣前後襟。如朱注。襟。教正自。荀子作裾。

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曰瀆。方。樽也。詩。邶。風。方之。舟。之。大曰筏。小曰樽。

朱注曰。大夫方舟。註曰。併兩船。揖如說苑作自如志。作記。家語作自若。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同前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管者江於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

家語詞有不同互可

言外傳

十八

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同前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鬚。卵有毛。此說之

一本章末
有言當之
爲貴也六
字

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

塗泥炭火也。言仲德
又語出

詩外傳

卷之三

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
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彼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
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
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
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
者也。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長發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
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

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
不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
是道。同前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
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
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
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

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

攫抓也搔也

僭倖也痛也

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僭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

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卷伯章

咎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

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不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爲羽篇

韓詩外傳卷之三

終

韓詩外傳卷之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憯。予慎無辜。

巧言篇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詩外傳

卷之四

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同上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
 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
 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
 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
 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
 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
 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効。

卓氏人支類云傳作附
 著也無為虎附翼也
 附翼人足振人而食
 考周書不見

也。詩曰。匪其止其。惟王之邛。巧言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
 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
 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
 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
 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其。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
 事而病其主也。巧言篇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
 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

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莠也。對曰。君東南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莠也。桓公曰。善。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知也。

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巧言篇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大東篇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

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

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明

詔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入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詩明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

作隕

史記書國作固正義
曰固堅固也

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
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宛如鉅蛇慘若蜂蟄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
於垂沙唐子死莊躋走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
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
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
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
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
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

史蛟作蛟又史作宛之
鉅鉄施鑽如逢蛙蠆
徐廣曰大剛曰鉅正義
曰宛城今鄧州南陽
縣城是也鉅剛鉄也
索隱曰鑽謂矛刃及
矢鏃也
史涉作涉許慎曰至
涉地名也
史走作起索隱曰隨
音其略反楚將之谷
言其起兵亂後楚
遂分爲四
索隱曰振動也蛟
也槁乾也

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
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
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
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
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
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
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
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
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

楚茨篇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慢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則亂具立則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聾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

兄慈愛見友致友之字
若友兄弟之友也

鞶固也皮束物也
居練切

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

詩小傳

卷之四

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同上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

井田之法見孟子
滕文公篇

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

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桑柔篇

不賈於道
一作不爲
賈道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賈於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懽。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

集傳兼把也。帶亦
賈棄之意也。
把亦把也。

是用一作
用是

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大田篇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謂之大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比已之是用。豈不謂過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

言夕傳 八
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齟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

一一作二

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類奇篇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

詩外傳

卷之四

義法一作
法義

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
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
與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紆。
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篇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
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
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
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

紆
緩也

闔
闔也又總合也

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
上。不亡者未之有也。角弓篇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
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
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
是用憂。小人之行也。角弓篇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

朱注曰言其無礼義而相殘賊也

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角弓篇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爲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紀綱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

樸木素古質朴字

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噢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晁曰消

角弓篇
瀼瀼盛貌
晁日氣也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違。達則寧而容。窮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徼。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鉤弓篇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

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則治。失之則亂。由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鉤弓篇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

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

一本此章連上爲一章是
非一作此

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

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疥癩。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

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苑柳篇

南苗異獸之羣。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修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

觀
聖

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隱柔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隱柔篇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

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財均。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惟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則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白華篇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顏今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

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閃閃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忘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

曰一作日

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曰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無政心從而壞遂不返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

篇

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解垂篇

